

有僱主經營難被迫裁員 不少打工仔加入失業大軍

疫風侵襲各行業 老闆員工齊遭殃

疫市難捱

世紀疫情侵襲下，經濟大幅下滑、失業率掉頭上升，抗疫為頭等大事，經濟活動紛紛靠邊站，不論是老闆抑或打工仔均面對艱苦的逆境。特區政府雖然先後推出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及兩期「保就業」計劃，但仍有不少僱主經營困難不得不裁員結業，令不少打工仔加入失業大軍行列，就算仍保得住「飯碗」，不少人都因工作量減而被迫放悠長的無薪假期，期望靠節衣縮食捱到疫情終點，再見艷陽天。另有零售業東主在疫情期間雖然結束兩舖兼勤蝕逾千萬元，但拒絕坐以待斃，計劃趁租金便宜時拓展業務板塊，在危難中尋找機遇，逆境自強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、成祖明

暴疫夾擊經營難 零售店東蝕千萬

去年的黑暴肆虐加上今年新冠病毒疫情來襲，零售業一次又一次遭到打擊，經營中成藥及海味生意的徐先生原本開設了六間售賣中成藥的店舖，但經營困難，即使申請「保就業」計劃的資助，亦難在沒有生意情況下繼續營業，無奈地先後關閉了四間店舖，遣散員工，只剩下兩間舖苦苦經營。他形容目前所受的打擊是營商多年來前所未有，單是疫情影響已損失逾千萬元，而他現時努力守業，並有意在租金相對便宜下租舖發展多元化業務，待疫情過後開設中藥館與養生館，與中成藥生意發揮協同效應。十多年前開始經營藥店的徐先生，因受惠於個人遊，生意愈做愈大，賺了不少錢，至去年已開設了六間店舖。不過，其中兩間分別位於沙田及荃灣的分店，去年黑暴衝擊時處於「風眼位」，未到疫情來襲前已經「做唔住」而要結業。

今年疫情爆發，其生意再大受影響，尤其一間位於尖沙咀金馬倫道及另一間位於銅鑼灣的分店，平日內地客佔客源90%，疫情下內地客絕跡，兩間店舖亦自然失守，金馬倫道店舖的業主「企硬」不肯減租，他無奈下今年4月結束該店生意，銅鑼灣分店業主即使減租80%，以及有「保就業」資助，但亦無法支撐，今年8月份亦結業。

徐先生指出，其位於佐敦的總店，由於本身是一個中成藥品牌的專門店，故生意較好，生意額雖下跌約一半，仍算是「守得住」。至於另一間位於尖沙咀的分店雖然近乎無生

意，卻仍在營業，但每周只開兩天，「該舖以往生意最好，相信當經濟復甦時都可以第一時間反彈，如果廠家結業，疫情過後先慢慢搵舖裝修就遲咗。」

遣散約20員工 感無奈可惜

他坦言「保就業」計劃對他作用不大，「根本無生意，租金等經營成本仍然要畀錢，有資助都保唔住店舖、保唔住就業。」由於他在疫情期間關閉了兩間店舖，遣散了約20名員工，因此未能申請第二期的計劃。對於裁員，徐先生感到無奈及可惜，據他所知，大部分前員工仍未找到工作，部分則做兼職或送外賣，「其實好多夥計都合作咗好多年，但無辦法，大家都要面對現實。」

黑暴令店舖經常近乎未能營業

他回顧創業後即使遇上金融海嘯，影響也不是很大，但其後的違法「佔中」則令他位於銅鑼灣的分店生意額大跌70%，其他分店下跌約30%，惟仍總算捱得過去。然而，去年開始的黑暴令店舖經常近乎未能營業，「當時每個禮拜甚至每日都有暴力衝擊，都無客願意嚟，已經覺得捱唔到幾耐。」

黑暴後再有新冠疫情，他表示令其蝕掉逾千萬元，形容現時生意已跌至「谷底」，相信疫情短期內不會完結，除非有疫苗出現，估計三個月至六個月後才會慢慢消散：「希望可以快啲推行健康碼同旅遊氣泡。」

徐先生剩下的兩店現時蝕住做，但他永不言敗，更有鴻圖大計，指出總店樓上的舖位月前已退租，如今是「吉舖」，他正與業主商討一併租下以發展中藥店及養生店，「廠家租金較平，加上有籌備到正式開張可能已係半年後，到時疫情可能已經過去，如果唔把握時機，未必有呢個平租嘅機會。」

他表示，不少港人都對中醫有興趣，包括不少年輕人，且市民近年愈來愈講求養生，市面上卻少有具規模及系統的推拿場地，相信養生館大有可為，他並會走高檔路線及以本地客為主。

受惠疫津減租 食肆頂硬無炒人

「慢慢睇，啱就入去坐啦！」旺角一間越南食肆的老闆娘馬小姐每當見到有市民在店外駐足，便即時招呼。面對新冠疫情肆虐，儘管特區政府限制食肆堂食時間，她仍堅持如常營業，亦沒有裁減任何一名員工，甚至未有要他們放無薪假或減薪。她表示防疫抗疫基金的津貼只能算是「喇一啲氣」，慶幸業主也有減租，認為只要生意維持現況，仍然能夠捱下去。

該家越南餐廳開業超過40年，馬小姐原是該間食肆的員工，為前老闆打了十多年工，但三年前食肆曾一度面臨結業。她憶述，老闆當時想退休，但又不想讓其他人接手經營以免「做壞招牌」，最後老闆因對她有信心，故由她承繼該餐廳而成為老闆娘，「無理由我打工就得，接手做老闆就做嘍！」

暴疫夾擊 生意受打擊

然而好景不常，馬小姐表示接手餐廳短短三年，已經歷去年的社會事件與今年新冠肺炎衝擊，生意備受打擊，其中在新冠疫情下，生意額最少已減少了三分之一，街上人流也較以往大減，至國慶和中秋長假期才稍有好轉。

疫情打擊飲食及零售等各個行業，不少僱員被裁減，就算能保住工作，也都被迫減薪或要放無薪假，但馬小姐的餐廳全數14名員工及兩名替工，無一受影響。馬小姐坦言：「我唔出糧，都要出糧畀夥計！」

情況不轉差 料能捱下去

由於疫情影響物流情況，令食材成本亦有所上升，馬小姐透露雖然從防疫抗疫基金中獲得20萬元津貼，但只夠「喇一啲氣」，慶幸獲得店主體諒，減租約10%。她認為只要情況不再轉差，維持現時情況，相信都能夠捱下去。

除獲得業主的減租，馬小姐亦感謝一眾支持食肆的街坊。面對困境，她每朝早都會替自己打氣：「我要加油努力，唔要頹廢，每日同自己打氣，我得嘍，我得嘍！」她認為財運是伴隨着精神而來，愈沒有精神，就愈沒有財運，只好隨遇而安，不要想得太多。

馬小姐親力親為，宣傳、招呼客人、下單等都有着她的身影。她表示不想餐廳「招牌」變差，「以往都有遊客品嚐菜式之後向其他人推薦，我希望疫情盡快過去，能見到不同嘅客人，等佢哋品嚐到餐廳嘅菜式。」

資深航空從業員 半年僅開工3天

「唔想放棄機場，買貨雖然離職好似若有所失，對機場熟悉、有感情，人同事都圍繞住機場……」在香港國際機場多個崗位工作了15年的香港航空業總工會副主席黎彩萍表示，航空業因疫情進入「冰封狀態」，不少在機場工作的員工都面對薪金大減、放無薪假及需節衣縮食的苦況，她過去半年只得3天有開工，過着捱麵包與蝦子麵的日子，但礙於整體市道不景，不少從業員即使開工不足亦不敢貿然轉工，因留在機場尚算有開工。黎彩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，現時機場人流較10號風球時更少，可說「恐怖」，離港層4個閘口即8個登機橋只見3個人，連平價食肆也停業，而她在停機坪負責安全工作，即每當飛機往來時檢查有否做足安全措施，「從前一個鐘做幾班機，如今都無乜嘢做。」

一般機場員工由約9,000元底薪、「加班

補水」及各項津貼組成，月薪可以近3萬元，但現時「補水」和津貼歸零，更要每月放9天至15天無薪假，每月薪金只有約4,000元，有員工3月起停工至今，其間只獲發勞工假期和年假的新金。

盡量留家煮飯 食麵包蝦子麵

黎彩萍則以日薪計算工資，但她3月至今只工作了3天，已知本月中會有一天工作，故現只靠積蓄過活，由於賦閒在家時間增長，水、電、煤開支也增加，「唯有慳住使，唔出街，盡量留屋企煮飯，食麵包同蝦子麵。」她慨嘆以前每月有25天與同事外出用膳，又會組旅行團及看電影，「廠家乜都無啦，非常痛苦。」

她又感受到不少員工情緒出現變化，「以前收工時大家都好開心，嘍返屋企嘅巴士上雖然加班、OT（加班）得多，但會唔

停咁傾偈，廠家巴士人少，個個都唔開心，差別好大，比較「灰」。」近期不時出現航空業裁員傳聞，談到會否擔心收「大信封」，她笑言：「我（人工）咁平，仲裁我？」

不少空姐從事口罩包裝兼職

面對航空業復甦時間未明，她直言很徬徨，但表示留在機場仍有望開工，離開也不一定較好，奈何不知要等到何時。她有意從事口罩包裝兼職，並知不少空姐也有做此兼職，時薪已由早前55元減至40元，反映市道不景。

香港民用航空專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明表示，機場員工看不到前景，辭職也會失去長期服務金、遣散費，故均感忐忑不安，「留下叫做有份工、吊住鹽水；離開風險可能更高，但唔非常被動，已經有人要借貸度日。」

「女人街」檔主：4天長假 生意僅數百元

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俗稱「女人街」的旺角通菜街，原本排檔林立、車水馬龍，不少遊客都會特意前往，購買特色貨品。不過，一場世紀疫症令該處變得死寂，不少檔主因生意大跌因此暫時停業，原本密密麻麻、並排而行的排檔出現不少「缺口」，只剩約兩三成檔主仍有開檔經營。多名在「女人街」營業多年的檔主均表示，疫情下生意額大減，日前的國慶和中秋4天長假期雖有開檔，但僅得數百元生意，期望疫情盡快完結。

兩側並排排檔「缺口」愈來愈多

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「女人街」所見，現時該處兩側並排的排檔，「缺口」愈來愈多，步行空間愈來愈闊，約只有兩三成排檔仍在經營，就連兩旁的地舖也有不少拉閘未有營業，而該些仍有開檔的檔

主都沒有生意，部分聚首一堂切磋棋藝解悶。在該處售賣服裝約20年的黃先生表示，剛過去的「十一」假期只有數百元生意額，為以往的十分之一，「搵倉擺貨都要錢，如今乜遊客都無，收入都唔夠皮費，有想過不如索性唔做。」在「女人街」售賣紀念品的余先生直言，旅客是主要客源，如今在新冠疫情下旅客近乎絕跡，故生意難有起色，早前長假期只有做到百多二百元生意，期望疫情盡快退卻，旅客重臨香港，屆時生意或會有所好轉。談及其他沒有營業的排檔時，他引述行家表示：「反正都有生意，不如休息吓，唔做一排，睇定啲先。」不過，他相信疫情過後，大部分排檔會重開，希望能回復昔日的繁華景況。



店舖被迫結業

食肆頂硬上

空姐無工開

冷冷清清

資料圖片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